

戰國策

冊四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

曾無此以

曰臣一見而

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

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

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

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

曾作脩

事

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

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

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

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

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

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掾

一作收

趙以伐宋秦

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

兵於成臯而陰構

曾作講字

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

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

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

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

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

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

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
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
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
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
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
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
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
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嘗不歲至於王之境
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氓劉氓一處於趙
劉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
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
一作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
欲事王也甚循曾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

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氓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

一作陰

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

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

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

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構於秦楚與魏韓將
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
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
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
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
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
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構則願五國復
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
召氓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
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
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
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
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
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
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
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
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

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

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

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

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

信秦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

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上一本無秦行是計不

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

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眡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

爍

劉本無爍字

矣國燥

一作爍

於秦兵分

一作孤

於齊非趙之

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

劉作又

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

一作

事

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

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

曾作乎

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

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

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

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

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

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

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

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

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

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

望劉作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

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

殺座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

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蚤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

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

陵一本無字

地城邑市五十七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

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

令

一本無字

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

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

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

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

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

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

劉本添將字

乎平原君曰將軍

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

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

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

愚固不能當榮蚤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然者有一也使

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

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

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府庫倉廩虛兩國

交以習曾劉作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

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

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淹齊人戎

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續云新唐史集韻皆

以爲武后所製字竇革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

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塋字

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悉以謂曾劉所

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塋又驕冠子亢倉子

皆以侯博識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
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放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爲

劉本無字

謂趙王曰齊畏從人

劉本無字

之合也故效

地今聞趙莊賤張勲

劉勲作漢

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

善乃召趙莊

劉莊作莊

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

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

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

一本作惡會本無此注

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

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

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

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

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

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

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
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
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
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
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
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

法曾作郭
偃之淫

有所謂桑雍

曾作柔

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

聞也所謂桑雍

劉作柔

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

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

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

於外

續云東坡本日
月彫暉於外

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

在於所愛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

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

本一

無親字

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

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